



圖二 西周 別人守門鼎 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藏



圖一 西周 九年衡鼎 岐山縣博物館藏

周代歷史文化藝術的視覺盛宴

爲了進一步增強海峽兩岸之間的文化交流，陝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和臺灣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簽約，由陝西省歷史博物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寶雞市周原博物館、岐山縣周原博物館、岐山縣博物館、扶風縣博物館、鳳翔縣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八家文博單位收藏的一七六件套周代珍貴文物將於今年十月八日至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舉辦「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此次展覽規模空前，這些展品幾乎囊括了六十多年來，陝西出土西周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包括：青銅器、玉器、金器、陶器、石器、原始瓷器、骨器、蚌器，其中一級品高達五十四件套，占展品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多，尤其是展品涵蓋了二〇〇三年鄜縣楊家村西周窖藏中的青銅器精品，以及

二〇〇五年以來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出土的所有金器和玉器中的精品，這兩項考古發掘均被評爲當年的十大考古發現。此次來臺的陝西珍貴文物是西周歷史文化和禮樂制度的載體，透過這些精美的文物與歷史文獻加以對照，幾乎可以還原西周的歷史，從中感悟西周時期豐富多彩的社會、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藝術生活。毫無疑問，這個特展是周代歷史文化藝術的

劉雲輝



一次空前的視覺盛宴。

兩岸青銅重器同台 共鑄西周歷史輝煌

臺北故宮青銅重器的收藏與陝西這塊沃土有不解之緣。如被譽爲臺北故宮鎮院之寶的〈毛公鼎〉是從陝西岐山出土的，著名的〈散盤〉也是陝西寶雞出土的，還有著名的〈宗周鐘〉同樣出自陝西。此次赴臺展覽陝西出土的大量珍貴青銅器等。尤其是許多具有長篇銘文的西周青銅重器與臺北故宮收藏的青銅重器同台展出，共同再現西周輝煌歷史，無疑是一件令人十分振奮的幸事。

此次赴臺展出的青銅器數量衆多，種類極爲豐富，有鼎、鬲、甗、簋、瑚、匕、爵、角、罍、尊、觥、方彝、卣、壺、壺、觚、斗、盤、匜、盃、鐘等。

新發現的極爲珍貴的迷鼎

青銅鼎，共十件，除了上世紀發現的著名的〈師同鼎〉、〈師卣鼎〉、〈或方鼎〉、〈九年衡鼎〉（圖一）、及帶蓋的〈強伯鼎〉之

外，二〇〇三年鄜縣楊家村出土的周宣王四十二年〈迷鼎〉和四件周宣王四十三年〈迷鼎〉均在其中。

四十二年〈迷鼎〉，銘文共二百八十字，記述周王封建長父爲侯于楊地，迷受命輔佐長父立國，並征伐戎狄有功，受到周王冊封、獎勵之事，該銘文年月、干支、月相俱全，爲研究西周歷史，特別是曆法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四十三年〈迷鼎〉，字數在一百七十至三百一十九之間，銘文記述了迷因治理林澤有功，被周王冊封獎勵的事實，詳細記載了冊封的時間、地點、獎勵的具體情況。

展品中還有一件〈別人守門鼎〉（圖二），將其稱爲鼎型溫食器更爲確切，或稱之爲溫器，它加熱的溫度和強度均低於柴火，其功用相當今日之火鍋。該器分上下兩層，上層爲方形，四角各鑄圓雕伏龍一條，下層爲爐膛，四角各鑄一圓雕立梟，正面有兩扇可開啓的門，右門壓鑄一裸體束髮，受刑失左足，屈膝跪坐的奴隸。該器構思、設計、用途別致奇



圖五 獸面拱形金肩飾 一對 梁帶村27號墓出土

窖藏的〈牆盤〉，烏黑發亮、造型規整宏大、紋飾優美，重達十二・五公斤，銘文歌頌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及當朝恭王的豐功偉績，又列舉作器者牆列祖列宗的功德，文辭高古典雅，大多押韻，是一篇優秀的古代歷史文獻作品。

二〇〇三年在鄆縣楊家村出土的〈迷盤〉，更是一件令人興奮不已的青銅重器，重十八・五公斤，盤內銘文共三百七十二字，作者為單氏家族



圖四 西周 陽燧 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藏



圖三 西周 南宮乎鐘 扶風縣博物館藏

特，裝飾風格融肅穆華麗於一體，既是實用器也是一件藝術品。

彌足珍貴的鈇簋

展品中共有五件青銅鐘，三件〈癩鐘〉，還有〈厲王鈇鐘〉和〈南宮乎鐘〉（圖三），尤其是厲王五年鈇鐘雖然器型不大，造型也無特別之處，但因鑄有八十九字的銘文記載了周厲王祭祀天地祖先的內容，是一件有明確紀年的天子自用器，為厲王五年的標準器，因而特別珍貴。

鼎除了作為貴族使用的炊器和盛食器之外，也是貴族進行宴饗、祭祀等禮制活動時最重要的禮器之一。鐘是樂器的代表，上述鼎、鐘正是貴族「鐘鳴鼎食」的真實寫照。

西周王器的代表作——鈇簋

展品中的青銅簋共八件，有〈癩簋〉四件，〈戎簋〉、〈夷伯簋〉、〈生史簋〉、〈作寶用簋〉、〈鈇簋〉各一件。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鈇簋〉，該簋形體高大，通高五十九公分，兩耳之間距達七十五公分，最大腹圍一百三十六公分，重達六十公斤，造型精美。是迄今所見

第八代後人逯，銘文以單氏家族八代祖先為主線穿插對應歌頌從周文王至宣王十二位周天子為國家所作出的貢獻，敘述單氏家族輝煌的歷史。使其成為一部不朽的青銅史書。

現存臺北故宮的〈散盤〉通高二十・六公分，口徑達五十四・六公分，盤內銘文達三百五十七字，它是清初從寶雞益門附近出土的，因此地時由鳳翔府管轄，故歷來認為是鳳翔出土的。該器為西周厲王時的作品，銘文是二千七百年前的一篇完整記載處理糾紛的契約。毫無疑問，是一件價值連城的國寶級器物。

上述三件青銅盤均出自寶雞，於今相聚，同台展出，共同演繹一部近乎完整的西周歷史。

展品中的許多青銅重器因有長篇銘文而具有極高歷史研究價值之外，而造型精美以藝術價值取勝的青銅器亦比比皆是，如〈伯格卣〉、〈折觥〉、〈迷盃〉、〈單五父壺〉等。

科技結晶的陽燧

展品中有一件貌不驚人的凹面銅鏡，經研究考證是歷史文獻中記載的

西周天子所用器物中最大的一件，故被稱為「簋王」。又因簋內鑄有一百二十四字銘文，為厲王祭祀先祖列宗所作的頌詞，既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又具有很高的書法藝術價值。

特批來臺的何尊

展品中共有六件青銅尊，〈何尊〉、〈折尊〉、〈豐尊〉、〈伯格尊〉、〈盞方尊〉、〈琿生尊〉。何尊因銘文中記載的成王營建成周與歷史文獻相印證而聞名於世，更因銘文中首次出現「中國」一詞而備受注目，儘管中國一詞與後來的中國含義並不相同，但此件器物已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境名單之中。由於各方不懈努力，終獲特批，破例赴臺展出。

展品中的另一件五年〈琿生尊〉是二〇〇六年扶風縣五郡村出土，該器較為特殊，除了一百一十三字的銘文具有重要史料價值之外，此種深腹大口斜沿的造型在西周青銅器中是首次發現。

牆盤、迷盤、散盤三大盤聚首

一九七六年出土於扶風莊白一號

能取太陽之火的〈陽燧〉（圖四），將它置在陽光下，通過入射光和反射光就可以聚焦並產生很大的熱量，經過測試，幾秒鐘就能將棉絮點燃。它是周代先民智慧的結晶。

芮桓公墓中金器悉數來臺

桓公，墓主人身上發現了四十八件金器，這些金器絕大多數應是西周時期製作的，這次均來臺展出。可分為金肩飾、金腕飾、金帶飾、金佩飾、金用具。

一、金肩飾分為兩種：第一種為〈鏤空圓拱形〉，出土時位於墓主人右肩，上下緣均有穿孔，以便縫綴在右肩衣服上，以鏤空加陰線技法構成左右對稱的主體圖案，將神人和神龍的形象融為一體，龍頭和神人頭互用，橢圓形眼兩側眉梢等長，向右方向觀察是龍張口吐獠牙，頭頂有角，有長髮向後飄至龍尾部，向左方觀察神人圓頂隆鼻，腦後長髮前飄，龍身與神人身同體。此種形制的金肩飾是第一次發現。第二種金肩飾，為一對〈獸面拱形〉（圖五），出土時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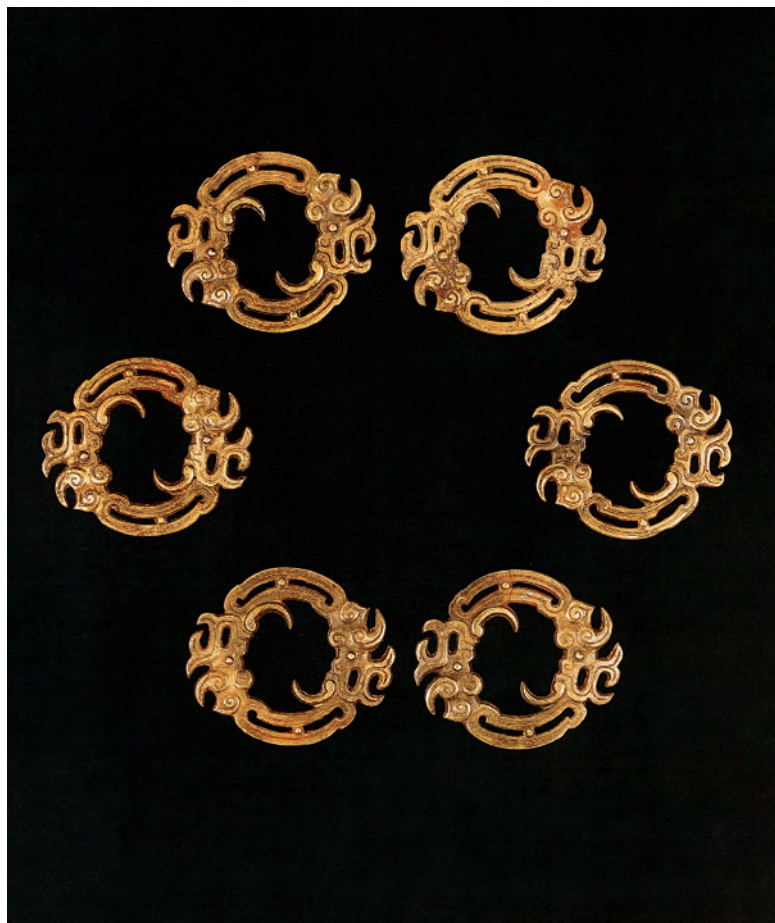
圖八 西周 四璜組玉佩 扶風強家1號墓出土

呈等腰三角形，中部起脊。每件均在邊緣上穿孔，穿孔位置不盡相同，浮雕加鏤空透雕技法，其圖案上部為獸面，下部為兩條側面龍紋造型。山西曲沃晉侯墓地曾出土過類似的金飾，但因其邊緣上有線孔，表明也可將其縫綴在衣服上，所以此對金器是否為帶飾，還有必要繼續研究。

主人胸腹之間，四件獸面造型基本相同，均浮雕一對大彎角，倒人字形粗眉，雙目外凸，方鼻，隆起，張口吐舌，嘴角旁露兩顆獠牙。略有差異的是兩件雙角、雙眉和舌頭上飾有陰線。第三種為方形鏤空龍紋金佩飾，外輪廓近似方形，以斜角對稱的雙龍紋作為構圖，中心以造型簡化的龍紋連接，龍圓眼外鼓。三條龍均頭上有角，張口翹鼻，此種造型的龍紋牌飾系首次發現。金泡共九件，三件較大的金泡，出土於墓主人胸部，其造型為三圈圓形臺階，另外六件金泡出土於墓主人胸腹之間，金泡中央圓鼓。



圖七 牛首金銜環 六件 梁帶村27號墓出土



圖六 龍紋金環 六件 梁帶村27號墓出土

主人左右肩部各發現一個。獸面為浮雕，圓眼，一對大彎角，鼻吻相連，身軀如虹，此種造型的金肩飾也是首次發現，當時如何與肩部衣服相連綴仍需要研究推敲。

二、金腕飾（金手鐲）四件，出土時位於墓主人腕部，由圓較粗的金線，以圓形環繞四匝，線兩端收攏成尖形。此種金手鐲也是首次發現的。

三、金帶飾，類型最多，第一種為〈素面金環〉，內孔為方形，四角和外部輪廓均為圓弧。出土時位於墓主人腰部，為腰帶飾中的構件。圖案都是表現兩條互相銜尾並呈環狀的龍形象。但表現手法不盡相同，龍形象前六件為淺浮雕，後六件是除淺浮雕、加陰線之外，龍身尾鏤空透雕。（圖六）每條龍頭上均有卷雲形尖角，龍張口露獠牙，龍鼻造型極為誇張，山西曲沃晉侯墓也出土過類似的金帶飾。第三種為〈三角拱形鏤空金帶飾〉一對，出土時位於墓主人髖骨左右外側各一，

這些金泡都應是作為衣服上飾品。

五、金質用具（金鏃、金劍鞘），鏃是射箭勾弦的用具，迄今發現的最早的鏃，是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鏃〉。二十七號墓發現的兩件〈鷹形金鏃〉，出土時位於墓主人右掌下方，矮斜筒狀造型，斷面呈橢圓形，下端為一斜凹面，左側邊為一凸起狀弦勾，上端中部起脊，頂端為一鷹面，雙目兇猛，尖喙有力，這是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金鏃。〈金劍鞘〉，劍鞘通常都是皮革製作，二十七號墓發現了一柄玉劍和一個完整的金劍鞘，出土時位於墓主人腰部左側。劍鞘正立面如尖圭形，鏤空出三組圖案對稱龍紋形象，龍張口露獠牙，背面為方格和鏤空三角形。這也是迄今發現的先秦時期僅見的金劍鞘。

典型玉器齊聚

此次赴臺的玉器精彩紛呈，它涵蓋了周原遺址、獮國墓地和芮國墓地出土的代表性玉器，如扶風劉家豐姬墓出土的〈三璜組玉佩〉，扶風強家一號墓出土的〈四璜組玉佩〉（圖八），韓城梁帶村二十七號墓出



圖十二 西周 鏤空柄形器 梁帶村560號墓出土



圖十一 商代晚期 蟬紋玉杖頭 梁帶村560號墓出土



圖十 西周 玉鹿 寶雞茹家莊強國墓出土



圖九 七璜組聯珠玉佩 梁帶村26號墓出土

土的〈七璜組玉佩〉，梁帶村二十六號墓出土的〈七璜聯珠組玉佩〉（圖九），梁帶村二十六號墓出土的〈梯形牌串珠組玉佩〉，這些典型玉器有助於人們對西周及春秋早期玉組佩的認識。

岐山京當雙庵村周墓中出土的〈花冠玉鳥佩〉，其花冠造型為西周玉器中所僅見。寶雞茹家莊強國墓出土的〈玉鹿〉（圖十）和〈玉虎〉以及〈圓雕玉牛〉造型極為生動。寶雞竹園溝九號墓出土的〈玉龍〉線條剛勁有力。扶風齊家十九號墓出土的兩

梁代村二十七號墓內桓公墓出土的玉器數量眾多，精品亦多，如：

〈玉戈〉，多為商周時期製作。玉璧，既有商代晚期凸緣同心圓紋璧，還有西周中期出現的龍紋璧，位於墓主人雙腿位置的四件玉琮，不論從其玉質、色澤、形制、雕紋工藝特徵看，都應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玉琮。

〈人龍合雕佩〉，其佩近似半環狀，神人頭上有鏤空龍首，神人上肢亦為龍首，神人呈蹲踞狀，小腿側隱藏龍之眉尖，臀部之下為變形龍首並有一條長而回勾的尾部，此種紋樣是西周中晚期典型風格，充滿了令人產生無限遐想的魅力。

〈龍紋獸面方形玉佩〉，正面獸頭頂刻有細密線人字形鬚毛，以兩條對視張口露獠牙的龍紋為獸頭上一對大彎角，是西周晚期較典型作品。

〈玉劍〉，中脊長直，三角形尖鋒，開刃，劍格為浮雕加鏤空透雕的獸面紋。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玉劍，也是唯一僅見的配有金劍

件圓雕〈玉鳥〉，一雌一雄、一立一臥，彼此呼應，極富生活情趣。

梁代村五〇二號墓出土的一件〈鸚鵡龍紋玉佩〉最具特色，正面為鸚鵡圖案，鸚鵡嘴部、尾部飾斜線羽狀紋，翅膀和背翎、腿部飾雙線雲紋。玉佩背面雕琢龍紋圖案，龍張口，頭頂有蘑菇形角，身飾重菱紋。玉佩兩面紋樣為殷墟同類玉器中所常見，毫無疑問，它是商代晚期的作品，但將鸚鵡紋與龍紋分別雕在同一件玉佩的兩面上卻十分罕見。

梁代村五六〇號墓出土的特色玉器有兩件，其一是管狀〈蟬紋玉杖首〉（圖十一），在管狀外周高浮雕四隻蟬體，在圓管面上以陰線雕出蟬展開的雙翼，其表現手法極為罕見。玉杖首也是首次發現的玉雕品種。另一件是〈鏤空柄形器〉（圖十二），琢有神人鳳鳥紋合雕圖案，除了陰線刻技法之外，大量採用鏤空透雕技法。這在西周時期的柄形器中是極其罕見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龍鳳合雕紋柄形器〉雖與此件類似，但鏤空僅有兩處。

鞘的玉劍。

〈玉鐔〉，形制特殊，前端嵌金質鷹首，鐔一端有鏤空，原物可能鑲嵌有金弦勾，此種嵌金玉鐔在先秦墓葬中卻是絕無僅有的。

〈玉觶〉，該觶較為特殊，呈弧形扁平狀，整體造型為龍形，背中部凸起呈半圓形，上有穿孔，尾部突起環形鈕。可以清晰看出，系由西周時的玉璜或玉璧改制的，但此種背有圓形凸起並穿孔，尾有環形鈕的玉觶造型卻是首次發現的。

梁帶村二十六號墓墓主是芮桓公夫人仲姜，墓中出土的玉器數量眾多，其精美程度似乎比二十七號墓墓主芮桓公更勝一籌。此墓亦有大量棺飾，串飾中共使用瑪瑙珠三〇〇一件。外槨頂板亦置兩件玉戈。棺內墓主身軀陪葬的玉器更為豐富。

〈煤晶項飾〉（圖十三），由玉觶、龍紋玉飾、長方形玉牌各一件，十四件煤晶串珠，三十七件煤晶龜所組成。此類項飾僅在山西曲沃晉侯墓中有少量發現，無疑是極其珍貴的。



圖十四 玉握一對 梁帶村26號墓出土



圖十五 西周 蚌雕人頭像 陝西扶風縣召陳村西周建築基址

〈玉握〉一對（圖十四），它以長方形玉柱為主體，在柱上下兩端各鑽數個穿孔，並由此連接八條串飾，每條串飾皆由玉獸面、玉貝、玉龜、玉蠶以及瑪瑙珠所組成，此種類型的玉握為首次發現，是迄今所見結構最為複雜、最為華麗的一對玉握。

〈玉腕飾〉一對，以方形玉飾為中心，左右各有四個穿孔，以玉龜、玉貝、獸面、玉蠶、瑪瑙珠所組成，

極為華貴。

〈人面虎身玉佩〉，人面虎身，按照《山海經》記載：應稱之馬腹，它是作為金縢鷹眼穿孔中的佩件之一，為器物裝飾用玉。從造型特徵觀察為西周中期的玉雕作品。這是迄今為止發現時代最早的玉雕馬腹形象，它為研究古代神話動物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

〈玉豬龍〉，無論從玉質造型紋



圖十三 煤晶項飾 梁帶村26號墓出土

樣和雕琢工藝觀察，均證實它就是距今五千年紅山文化的遺物。

〈玉戚〉，材質上乘，工藝考究，側面陰刻「小臣奚侏」四字，與此幾乎相同的玉戚在河南三門峽虢國墓中也有發現，它是商代晚期的典型玉器。

〈玉人佩〉，共兩件，均為圓雕作品。其中一件為正面站立式造型，手平齊對接置於腹部，此類玉人過去曾有發現。另一件玉人，濃眉大眼，卷雲紋大耳，隆鼻，寬嘴，前臂屈肢向上，下肢彎曲呈蹲踞狀，下腹和臀腿之間有羽翼，說明該玉雕為玉羽人，玉羽人就是神人，扶風周原遺址亦出土一件玉羽人可與之比較。

梁帶村十九號墓的墓主人為芮桓公的次夫人，出土的玉器也相當精美，但與二十六號墓相比，卻有很大的差異，這是由兩位夫人身分不同所造成的。但仍有不少富有特色的玉器。

〈玉腕飾〉，它由兩圈串珠組成，有玉貝、玉蠶、玉鳥、瑪瑙珠共計六十三件。玉蠶有的是西周時期製

作的，有的則是春秋早期。其中玉鳥造型較為特殊，此類玉鳥在二十六號墓中也有發現，玉鳥大彎勾喙，鳥首高昂，翅膀收卷，背部陰刻心形紋，尾部分叉，鳥足均為臺狀，臺中央十字形交叉對穿雙孔，此類玉鳥目前僅在梁帶村芮國墓中發現。

商代玉牛首，造型為蘑菇狀雙角，臣字形眼，菱形額飾，雕琢刀法蒼勁有力，不失為商代玉雕之精品。

蚌雕人頭 再現周代白種人形象

古代中原何時與白種人交往，史學界尚無定論，但一九八〇年在

陝西扶風縣召陳村西周建築基址（乙區），發現了兩件〈蚌雕人頭像〉（圖十五），當時作為骨簪帽使用，兩件人像均為高鼻樑深目的白種人形象，其中一件帽子上刻一「巫」字。這件〈蚌雕人頭像〉此次來臺展出，是西周時期中原地區與白種人交往最直接的證據。

甲骨刻辭 展現周人宗教思想和占卜儀式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周原遺址出土了許多西周刻辭卜甲。近年來，在岐山周公廟遺址又發現了大量的周代甲骨，此次展品中，選調了若干有代表性的帶字卜骨和卜甲。周人的甲骨和商代甲骨不盡相同，有些甲骨上的刻辭字體纖小，放大五倍才能看清，可視為微雕藝術。

此次來臺的展品，數量眾多、種類龐雜、內涵極為豐富，靠一篇短文無法涵蓋其精粹，僅能蜻蜓點水，難免掛一漏萬。筆者期待更多的觀眾來故宮共用西周歷史文化藝術的大餐。

作者為陝西省文物局副局長